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史 繹

(九十二)

馬驢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 繹

(九十二)

撰 驢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編纂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釋史卷一百二十一

戰國第二十一

靖郭君相齊

【史記】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宣王九年田嬰相齊。宣王卒。湣王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五年齊威王薨○索隱引此與史不同

【戰國策】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韓非子】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日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戰國策】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厭之今與靖郭君

【韓非子】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榆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大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大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弱於內；兵弱於外，政弱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戰國策】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開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

奚以薛爲。夫齊雖降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韓非子同。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

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宣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辯曰。愛則有之。德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爲二。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常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鮑彪改威王爲宣王。宣王爲閔王。因史記之誤也。今依原本校正。呂覽。齊貌辯作剗貌辯。郊師。

師作校師。靖郭作靜郭。過頤豕視作過順豕視。信反作倍反。用字多異。然亦稱威宣。不云宣閔。益徵史記之誤而鮑氏之妄改矣。

釋史卷一百二十二

戰國第二十二

周分東西 兩周之爭附

【史記】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帝王世紀〕考哲王封弟，揭於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爲西周桓公。〔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呂氏春秋】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說苑略

同〔漢書〕儒
家：甯越一篇

【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閒。夫士存則君尊，士失則君卑。」周威公曰：「士豈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

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於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已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莊子】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開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

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淫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麟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尙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說苑作屠餘。

【史記】趙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括志地〕史紀。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爲東周。其子武公。爲秦所滅。正義引據此。東周之分。

在顯王二年。卽趙世家所謂分周爲兩者。周本紀無此事。是史疎也。〔韓非子〕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紀年〕魏惠成王十一年。東周惠公傑薨。後元八年。九鼎淪泗。沒於淵。

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呂氏春秋〕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懼。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西周武

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爲請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聽。

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爲太子。

【戰國策】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

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

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廔。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

相國令之爲太子。○此策原在東周。而史云西周。未知所據。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

臣爲君不取也。函冶氏爲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於齊。君爲多巧。最爲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東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且使人操金與書。閒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歸。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

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曰。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強。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呂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爲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別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謂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

【戰國策】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釋史卷一百二十三

戰國第二十三

秦并巴蜀

【史記】惠文王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

【戰國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

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華陽國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說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旣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塚。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後王悲悼。作夷邪歌。龍歸之曲。周顯王二十二年。蜀王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拙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蜀王痛傷。作思妻臺。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讎。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

秦惠王方欲謀楚。羣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爲鄰，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船舶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巴則天下并矣。惠王曰：善。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王遁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鄉，死於白鹿山。冬十月，蜀平。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焉。〔鼎錄〕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史記〕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十四年，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武王元年，誅蜀相壯，伐義渠丹犁。昭襄王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壯爲相，置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戎伯尙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三年，巴蜀置漢中郡。六年，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遣庶長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壯。七年，封子煇爲蜀侯，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船舶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爲黔中郡。十四年，蜀侯煇祭山川，獻饋於秦王。煇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卽斃。王大怒，遣司馬錯賜煇劍，使自殺。煇懼，夫婦自殺。蜀人葬煇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爲蜀侯。十五年，聞煇無罪冤枉死，使使喪入葬之郭內。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筓及其江南地焉。

【後漢書】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

欲加封。乃刻石盟要。使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佻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乃至湔及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上立祠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漬。冰乃壅江作壩。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乃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時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臨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與神鬪。至今蒙福。又識濟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水經注〕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祠勸神酒。酒杯恆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於江岸傍。有聞。冰還。流汁。謂官屬曰。吾鬪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腹中正白者。我殺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